凡人心迹

开合之间

葛鑫

人这一辈子，不过是一开一合的事。花开了会合，天亮了会暗。谁也没法一直开着，谁也不会一直合着。

我家不远处有一片荷塘，夹在两排老柳树中间。塘水说不上清，也不脏。荷塘里有些荷花，也有不少睡莲。寒露过后，荷渐渐败了，睡莲倒还绿着，一丛一丛的，散在水面上，没人专门种，却长得刚刚好。

我搬来这边住有十几年了，头一回经过就看见了它们。那时是七月，花开得正盛，粉的、白的、紫的，贴着水面，特别娴静素雅。后来我就养成个习惯，无论是出门还是回来，走到荷塘边总要停一停。

后来因为喜欢，我自己买了两口大缸，放在一楼的小院子里，一口养睡莲，另一口也养睡莲。

大缸是青铜色的陶缸，半人高，摆在院子的角落。春天从塘里捞了两株根茎埋进去，填了泥，灌了水，就算安了家。说是养，其实也没怎么管。露天放着，常年有雨水滋润，实在旱了，便添点水，其他的就交给太阳和风。

头一年只零星开了两朵，第二年就多了起来。

今年秋初的时候，我以为花期过了，没想到花苞竟然又从水里拱了一朵出来，细长的一根柄，顶着一粒青紫色的尖儿。

今年的秋天来得迟，睡莲好像也乱了花季。先是大缸里有花苞冒了出来，接着荷塘那边也有几朵陆续开了。不急不躁的，看着让人心里也跟着静下来。

睡莲是朝开暮合的。早上太阳出来，花瓣一点点打开；傍晚天暗了，又慢慢收拢。一朵花大概能开三四天，然后沉入水里，过些日子又冒出新苞。

睡莲不开花也好看。莲叶铺在水面上，圆圆的，碧绿碧绿的，又厚实。下雨的时候，水珠在叶子上滚来滚去，偶尔还会有刚长腿的小青蛙在上面蹲着。有时我会盯着看很久。雨大的时候，水珠聚得快，一颗颗汇到一起，叶子一歪，水就滑进塘里，叶子重新弹回来，上面干干净净的。雨小的时候，水珠就一直在上面待着，风来才滚动一下。

荷塘边不远处住着一位阿婆。她老伴据说以前是花匠，后来脑子不太清楚了，但每天他们都要来荷塘边看睡莲。阿婆用轮椅推着他来，早上看花开，傍晚看花合。阿婆就站在他身边，轻声地絮叨着，讲的什么也听不太清楚。老头走后，阿婆还是会经常来，一个人坐一会儿，出会儿神。

我有一次好奇问过她，她说："老头喜欢这个，我替他来看看。"

渐渐地熟悉了，再从她家门前过的时候，我便会停一会儿。阿婆家也住在一楼，白篱笆墙，门永远都是虚掩的。我有一次路过，她正在院子里种菜。看到我，她问我要不要拿几棵回去种。我说："不用了，我养睡莲呢。"她说："睡莲好，不费事。"就这句话，我又想起她推轮椅的样子。两个人，一把轮椅，沿着荷塘边的小路慢慢走。

我有时觉得自己也需要这样。日子过得快，事情多，心里容易乱。但看看睡莲，好像就没那么急了。它一年一年地开，不因为没人看就不开。曾有朋友问我，养睡莲有什么用，花也不香。我没有解释，它在那里，你看了赏心悦目，就够了。我晚上也会到院子里站一会儿，不开灯，看那口缸黑乎乎地蹲在墙根，水面偶尔有个响动，大概是鱼在底下翻了个身。

秋风乍紧，莲叶也开始萎缩。再经过荷塘，我还是会停一会儿，睡莲已有萧瑟的感觉了。而我那两口大缸里的睡莲，两个花苞好像也没力气绽放了。

不急。开合之间，各有各的时候。

世间事，说到底也是这样。开了，就好好开着；合了，就安安静静合着。等时候到了，自然还会再开。

凡尘一瞥

星移知秋深

伟大江

星空的秋意，要隔些日子才看得分明。在同一处屋檐下，选差不多的钟点抬头看，熟悉的那几颗星，已经不在原来的位置了。单看星与星的排列，似乎没有什么变化；拿树梢、屋角作个比照，才知道那些看似安稳的光点，也在悄悄挪动。地上的秋天有落叶可数，天上的秋天，要凭一点记性去认。

夏夜熟悉的牛郎、织女和天津四，入秋以后仍能找到。这三颗星连成的"夏季大三角"，并不随着暑气消退便退出夜空。只是在相近的钟点看去，它们逐渐偏向西边，秋季的星座也渐渐升高。夏天的星还在，秋天已经来到眼前了。

地球绕着太阳运行，我们夜里看到的星空也随之改变。人站在屋檐下，觉不出地球的运行，星星的位置却一天一天变了。隔一夜看，变化细微；隔上一个月，再去原来的地方寻找，便不能全凭先前的印象了。

古人早已从星移中辨认时令。《诗经·七月》中写道："七月流火，九月授衣。"那颗被称为"大火"的星，是心宿二，泛着橙红的光。夏末秋初，它在黄昏的天空中逐渐向西移去，古人据此知道暑气将退，寒凉渐近。"流"字用得真好。要把许多个黄昏连起来看，才看得出它位置的变化。这个字里，藏着长久的守望。

而我读这两句，总要多留意后面的"授衣"。一颗星的西沉，连着人间添衣御寒的事。再往下读，诗里有采桑、纺织，有收获，也有"无衣无褐，何以卒岁"的忧虑。观星的人还得低下头去劳作，赶在天寒之前把日子安排妥当。同一首诗里，蟋蟀也随着时序，从野外来到屋檐下，最后到了床下。天上的星往西移，地上的虫往屋里来，秋天就这样一日日深了。

秋意渐深，飞马座与仙女座的四颗星连成一个大大的四边形，成为认星的好标记。它们没有织女星那样耀眼，彼此隔得开，轮廓疏朗。认出了这四颗星，再去寻找周围的星座，便有了方向。秋夜里，遇见一颗叫得出名字的星，总比望见一片不知名的闪烁多些趣味。

这四颗星，在中国星名里叫室宿一、室宿二、壁宿一、壁宿二。"室"与"壁"，都是常用字，放在高天上，读来却有另一番意味。西方星图上的飞马，须添几分想象，才能看出身躯和羽翼；说到室、壁，我先想到的倒是一间可以遮风避雨的屋子。辽阔的夜空，容得下飞翔，也容得下人对家的惦念。

认星也有认不全的时候。薄云漫来，原本清楚的轮廓就缺了一角；近处灯光太亮，较暗的星也容易隐去。倒不必急着把星图上的名字逐一找齐，记住几颗，留待下一个晴夜再看，看它们怎样越过树梢，移近屋角。到那时，脚下的落叶或许又添了一层，出门的钟点未改，天却黑得更早了。

如今，日历就在手边，人们不必再靠星宿辨认时令。可是深秋出门看星，仍须添一件衣裳。仰望那些遥远的星宿，想到的仍是《诗经》里最寻常的"授衣"二字。夜风一起，这两个字便有了贴身的暖意。

人生百味

乡间书场

郑显发

秋风起了，稻子黄了，村头老槐树的叶子簌簌地往下掉，像谁翻着一本旧书。

场院早收拾利索了。赵大爷天不亮就起来，把碾盘扫了三遍，又从自家院里搬来两把竹椅，拿湿布擦了又擦。他那块醒木，是枣木的，使了三十来年，油亮亮像一块琥珀。"说书不讲理，全靠一张嘴。"他常这么说，可村里人都知道，他肚里的理儿，比稻粒还多。

傍晚，头一个到的是王婶，怀里揣着炒瓜子，用粗布手巾裹着，还烫手呢。她把瓜子往碾盘上一倒，又掏出一把花生，说："说书的得润润喉。"说着端出个搪瓷缸，里头泡着野菊花茶，花瓣在水里舒舒展展，像刚睡醒似的。赵大爷也不客气，接过来呷一口，眯着眼说："今年收成好，咱先说个《三请樊梨花》。"

"叮—当！"醒木一响，场院上的麻雀都扑棱棱飞起来。李叔来得最晚，扛着锄头从地里直接赶来的，裤腿上还沾着泥点子。他不好意思往前凑，就靠在谷草垛上，可耳朵竖得比兔子还长。赵大爷说书有个规矩，每说到紧要处，总爱卖个关子："欲知后事如何——"底下人就喊："且听下回分解！"可他偏不，非得抽袋烟，等大伙儿催够了，才慢悠悠地续上。

"泥人经不起雨打，假话经不起调查。"赵大爷正说到奸臣陷害忠良，醒木一拍，唾沫星子溅出三尺远。王婶的瓜子嗑得正香，听到气人处，手一抖，瓜子皮儿糊了旁边孙娃子一脸。孙娃子也不恼，正学赵大爷捋胡子呢，可他下巴光溜溜的，逗得全场笑翻了天。

月亮爬上树梢时，书说到第四回。赵大爷嗓子有点哑了，端起搪瓷缸，茶早凉了，可他还是一仰脖喝了个底朝天。"各位，今儿就到这儿，明儿接着讲。"他收拾醒木时，发现底下压着三颗煮鸡蛋，还温着呢，不知是哪个悄悄放的。他笑了笑，没吭声，揣进兜里。

散场时，没人急着走。李叔扛着锄头在前头探路，说："赵大爷，明晚讲《杨家将》吧，我打小爱听佘太君。"王婶在后头接话："讲什么听什么，要紧的是这份热闹。"秋风把这话送出去老远，老槐树叶子也跟着哗啦啦地响，像在鼓掌。

赵大爷最后一个走。他把竹椅搬回屋，路过谷草垛时，听见里头有窸窸窣窣的动静。拿手电一照，孙娃子缩在草堆里睡着了，脸上还印着草梗的印子。"这孩子，明儿还得上学呢。"他摇摇头，把自个儿的夹袄脱下来，裹在孩子身上。

夜空里星子稠得很。赵大爷想起一句师父传下的老话："书有百般味，越说越见心。"这话是当年他师父教的，说书也是这个理儿——一遍说给热闹，二遍说给门道，三遍说给良心。他推开自家院门时，月亮正好卡在屋檐角，亮堂堂的，像块没写字的醒木。

他知道，明儿这书场，还得接着开。因为庄稼人离不开土地，也离不开这点带土腥味的故事。秋风年年吹，场院年年响，这日子啊，就像说书人的嘴——越嚼越有滋味。



美在淮南　　金　钧　摄

世间万象

柿子挂霜，秋事将阑

游贵阳

那天，我回老宅，一推开院门，抬眼看见柿子树上，红果子坠在白霜底下，鼓囊囊的。

不由想起往年，祖母搬着一把椅子坐在树下，说"秋事将阑，该收了。"顶上三五个她从不摘，叫树顶的月亮。她一身藏蓝色衣衫，呼出的白气慢悠悠漫过眉眼，眼角褶子松松堆着，瞳仁里浮着一点将化的红。眼下叶子早落尽了，红，全鼓在果子上。书里"柿叶翻红霜景秋"，大概是别处的。

竹梯搬过来了。指尖碰上白霜，冰碴子似的，激得指头一缩。摘一颗，在井台边擦了擦，咬破薄皮，凉津津的溏心顺着掌心淌下来。冰的。甜的。小时候嫌生柿子涩舌头，她就往谷糠瓮里埋。"没经霜的柿子不甜。"风把瓮沿干谷壳吹得沙沙响，瓮口漫出一点闷闷的甜酵味儿。她垂着眼皮，白气把人弄得模模糊糊。

墙头有响动。隔壁的陈阿婆探过头，花白头发沾着霜粉，颧骨被北风刮出来的红。她用下巴点一点树顶，递柴火的手顿了顿，嘴角动了动，温和地说："别摘顶上那几个。昨儿喜鹊还在枝头打转呢。"风从空枝间穿过去，铮铮地响。喜鹊真来了，尾巴一甩，没落脚，嘎一声被风送远了。

我的脚踩回冻土上的时候，柿子已经吃完了。核埋回树根旁，拿指头摁了摁，土硬邦邦扒不开，就拿碎霜湿漉漉地虚虚拢一层。树根边还散着几片去年漏出来的干谷壳。睫毛上化下来的水淌过颧骨。我拿手搓了搓裤腿上的霜粒，站起来。摘下来的三颗塞在布袋里。

车开过田埂，后视镜里红点一明一灭。天是洗旧了的青蓝。从前读"碧天如水"，总觉得是书呆子瞎造的景；这会儿红点消隐在旷野里，霜气就那么洇着。车窗起雾了，哈口气上去，眨眨眼，什么也没看清。其实也没想看清。眼睛酸，是霜气腌太久了。

还不到说秋尽的时候。甜还硬在果心里。

手搁在膝盖上。掌心里那点井台的凉，还没干透。路边的霜，大概要等明早太阳出来了，才肯慢慢化开。

五彩地絮语

谈"极致"

高旭

时常会想：人的存在，究竟通过什么来证明呢？或者说，人存在的意义，到底是由什么来予以实现的呢？

经过几年的思索，我觉得：只能是用一件做到极致的有意义的事来成就。

"极致"是一种明心见性的终极选择。

我始终认为，人一生实在是做不了几件事的，能找到一件自己喜欢做、擅长做、能坚持做到底的事，本就不易。如果找到了，那就应该将它做到极致。

当你想将一件事情做到极致的时候，便会产生一种自觉性。什么样的"自觉性"呢？就是"知足知不足，有为有不为"。

"知足"，你会安心于自己所选择的这件事；"有不为"，就是你不会再浪费心思与精力去做那些你根本不想、不擅长去做的事。从此，你的人生拥有了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"中心"和"焦点"，不会再是茫然无措、不知所向的。你的面前，终于有一条痴心甘愿"走到底"的路了。

"极致"是一种能够善始慎终的耐性。

孔子云："四十不惑。"那何为"不惑"？以前不太明白，但现在懂得"不惑"实际就是说心有所定，行有所止。如果通俗地说，就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不想要什么。当你明白自己应该"止"步在何处，也能自觉停在那里时，就有了源自内心的耐性。人一生所能有的平静无扰，根本上就得自于这种"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"的耐性。也正是凭此心态，我们才能够超脱一时的成败得失，淡然走向善始慎终的人生结局。

"极致"是一种对自我精神特质的理性省思。

世上芸芸众生，"存在者"何止亿万，但明悟"存在着"的又有多少？追求"极致"，是为突显"自我"存在的精神个性，而非其他。"我"之为"我"，千古"唯一"，但这"唯一"却只能由"我"来确认和证明。"人类"的存在是个一般性的概念，但"人"的存在是特殊性的；我们理解自己的存在价值与意义，根本上不是因为前者，而是取决于后者。每个人都是"自我"的发现者、创造者，而找到和实现自身所能拥有的"极致"，则是我们得以铸造出"自我"精神的人生根基。没有完全独属于自己的"极致"，"自我"又能从何而"生"呢？又能如何而"立"呢？

路有万千，大道却一。不论我们拥有怎样的人生，经历怎样的生活，其实都是在探寻与追索能够实现"自我"存在意义的根本方式。我们面对、承受、抗击一切的风浪险阻，只为找到一条最适合自己的"极致"之路，只为在始终不渝、坚毅沉稳的前行中彻底完成"自我"精神的蜕变和涅槃。

人为何而存在？这一关乎生命价值与意义的追问，或许只有每一个人自己才能给予真正的回答。但在我看来，将人生中一件有意义的事做到极致，这便是对"我"之存在的最好证明。

生活感悟

滋　味

李　娟

因工作问题，我与年轻同事产生分歧，她认为她的建议万分完美，我觉得我的方案最为严谨，讨论时我俩各执己见，互不相让，一直争执到下班，也没得出结论，双方都气到不行，各自窝着一肚子火。

回家时路过一家夜市，美食摊位鳞次栉比。我早已饥肠辘辘，各色小吃香味扑鼻而来，惹得我口水直流。于是，我便停车走进去，准备找些吃食消解烦闷。

"尝尝呗，美味的羊肉串。""麻辣烫，香辣可口。""手擀面，筋道好吃。"摊贩们的吆喝声此起彼伏，一声高过一声，热腾腾的，将深秋的夜市衬托得格外热闹。置身市井烟火气，方才的不快，被我逐渐淡忘。

拐角处，我看到一个摊位，卖托板豆腐。这是当地特色，白嫩豆腐抹上辣椒、料汁以及麻酱等，放置在长条木质托板上，用手托着吸溜。进城多年，我竟从未吃过它，便驻足，想尝尝滋味。

摊主是位盘着长发的阿姨，打扮精致利落。她守在摊前，不声不响，当有顾客询问时，她才笑着接话；当顾客确定下单时，她才动手忙活，不紧不慢。我留意到，摊前的豆腐筐上搭着一条白净的防尘布，筐里的豆腐已然空了大半。

"在人潮如织的夜市里，不主动招揽，怎么做好生意呢？"我不禁好奇，凑了过去。"老板娘，托板豆腐好吃吗？"我问她。

"这个，得由你说了算。"她浅浅一笑，依旧不紧不慢。

我愣了愣。见我疑惑，她继续补充说："千舌千味，我若说好吃，未必合你口味，而我若觉得寡淡，没准于你又是恰到好处，总要亲口尝过，心中才有定数。"

"所以，滋味的好坏，并没有完全统一的标准。"我明白了她的意思，便脱口而出。话音刚落，我俩便相视一笑。

吸溜一口，丝滑润香，很合我的胃口。当然，身旁也走过不少食客，尝一口便撇嘴离开。果然，正如阿姨所言，同样的托板豆腐，有人食之若饴，有人却难以入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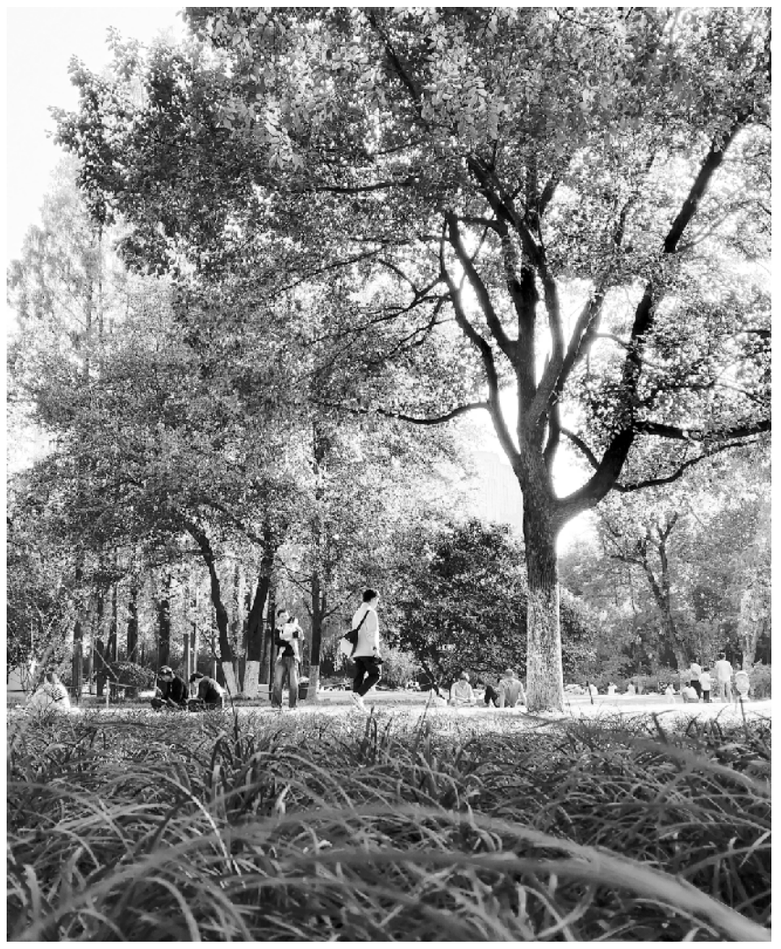
由此联想到世间人与事。品读同一本书，受认知与人生履历的限制，不同读者的读后感截然不同，正如"一千个读者，便有一千个哈姆雷特"。而对幸福的定义亦是如此，有人偏爱清宁，觉得独守一隅便是幸福，而有人热衷热闹，于人声喧嚣处方能寻得快乐……

所有这些，本就没有统一标准去衡量。很多事情，唯有亲身经历，才能品出其中滋味，悟透藏于浅表的道理。恰如这托板豆腐，本无绝对优劣，好坏只在食客喜好，说它好不好吃，着实难讲。

口中滋味慢慢沉淀，思绪回转，我突然想起白天的争执。同事立足新环境下的创新角度，而我则是依托往常经验，我们不过是看待问题的立场不同，而非谁对谁错。

或许，从容接纳差异，尊重他人不一样的感受，何尝不是一种难得的通透呢？接纳参差，也不是否定自己的评判，而是懂得体谅、包容他人。人与人之间，倘若少一些非此即彼的偏执，多一些换位思考的体谅，很多矛盾，便能豁然开朗。

"明天我还来，请我的同事。"我笑，阿姨也在笑……



闲　趣　　沈庆功　摄